



通鑑學要

五

唐記

U 8
210
5



通鑑肇要卷十二 正編

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鍾文明六香參閱

唐紀 姓李氏成紀人周唐國公虎後都陝西

高祖神堯皇帝 諱淵字叔德 在位九年

戊寅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春三月

隋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常仰
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事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
引滿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斫之帝
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

通鑑肇要

三編卷十二

唐高祖

任
210
八

東坡
學樓

加蓋
印章

北歸命治丹陽宮將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
郎將司馬德戡等共謀亡去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
監宇文智及智及曰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因行大事此
帝王之業也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召
驍果諭以所為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自玄武門入
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
何得加以鋒刃取鳩酒來不許行達縊殺之唐王聞變
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諡曰煬
帝

夏四月梁王銑稱皇帝

銑後梁宣二百八十八
帝曾孫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同學戲文即六香參閱

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
運為土德色尚黃尋廢侑為鄴國公

隋越王侗稱皇帝

侗眉目如畫溫厚
仁愛風格儼然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寂特厚稱為裴監而不名委
瑀以庶政瑀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宗室封
王者八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宜易其覆轍
務盡下情凡百戲散樂亡國淫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
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
人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
也唐主
大悅

秋八月唐立李軌為涼王九月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

其眾降唐○字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後夏主竇建
德破字文化

及於聊城誅之字文化及兵勢日蹙嘆曰人生固
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浩稱帝於魏縣

冬十月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眾百萬解甲歸唐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後唐主使密迎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台司台宿鼎司三公之位也

朱粲自稱楚帝改元昌達

十一月涼王軌稱帝改元安樂後唐遣安興貴執歸殺之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勸世勣蚤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以啓魏公使自獻之唐主聞之歎曰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李密建國稱魏公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密請往收山東唐主遣之密出關長史張寶德言其必叛唐主乃救密還密斬使者入挑林縣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接應彥師聞之率眾擊斬密傳首長安李世勣北面號慟長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

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三尺者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己卯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春正月淮安楊士林擊破朱

粲

粲剽掠漢淮間軍中乏食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士林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大敗奔菊潭士林帥漢東四郡請降唐以為顯州道行臺閏月粲降唐以為楚王

三月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楚王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

唐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勞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羶肉確怒罵曰狂賊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

鄭王世充稱帝

改元開明

稱隋主命禪位於鄭幽隋主於含涼殿世充即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

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遣人酖隋主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

之諡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分統關內諸府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繇是士馬精彊

沈法興稱梁王於毘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法興吳興太守據江

東後子通襲之走死杜伏威執子通送長安以叛誅

八月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虛心求諫惟綱盡忠款伏伽誠真餘人皆踵敝風俯首而已

冬十二月定陽將宋金剛取澧州唐遣秦王世民擊之

定陽劉武周也

庚辰年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金剛將尉遲敬德降諸將疑敬德叛囚之世民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而已而世民督軍伐鄭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世民謂曰公何相報之速也○敬德名恭

辛巳年春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

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後世充為獨孤修德所殺

秋七月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

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十黍為釐十釐為銖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登瀛州言如昇仙也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壬午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改元天造寶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六月引突厥侵山東又侵定州

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

敗沒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道玄敗沒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元吉不敢進而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起兵晉陽皆秦王世

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世民固辭而止建成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

日盛建成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帝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

世民唐主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

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散亡之餘若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

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明年漢東將

諸葛德威執黑闥降唐唐斬之

甲申七年是歲諸國皆滅惟梁春二月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

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

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

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

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

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

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
 兵。詔百官議之。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
 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
 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
 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
 設，正為是人。帝從奕言。○三途亦曰三惡，一色慾門，上
 尸道，天塗界，二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貪慾門，下尸
 道，地塗界。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
 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帝謂世民曰：首建大功，削平海
 外，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
 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當遣汝居洛陽，自
 陝以東皆王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
 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
 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
 人，封事帝，帝乃止。又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已用。

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
 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房玄齡杜
 如晦，長孫無忌，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命卜之。
 幕僚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
 乃決，遂伏兵於玄武門，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帝
 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帝乳，號
 慟久之，遂立世民為太子。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建成敗，世民召徵謂
 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珪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秋八月，太子即位。○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帝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
 對不。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時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至渭水便橋北帝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帝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帝輕敵叩馬固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九月置弘文館

帝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帝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

重法邪。帝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帝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帝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帝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帝欲殺之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帝悅

冬十二月以張蘊古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卹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纒塞耳而聽於無聲帝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丁亥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帝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帝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曾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救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之所由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帝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帝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閏三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帝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若政事得失

夏六月封德彝卒

初帝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未有奇才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以蕭瑀為左僕射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帝曰周

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瑀謝不及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帝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帝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帝不聽帝用之未幾罷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帝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

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帝好騎射伏伽諫曰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型後世帝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帝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帝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言也

戊子二年是歲梁夏六月畿內蝗

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肝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帝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嘗有白鵲巢於寢

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曰我常笑隋煬帝好
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合歡會合歡適
也腰鼓大首纖腰兩
頭擊之聲相應和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帝以祖尚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帝怒
斬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
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帝曰然曷者盧祖尚
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
矣命復其官廢徵每犯顏若諫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
移帝亦為之霽威帝嘗得雀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
中徵奏事故久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帝笑曰
初實有此心畏
卿嗔故中輟耳

十二月以王珪為侍中

帝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
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
治化之所以益
衰也帝然之

詔舉堪縣令者

帝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
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
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
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帝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
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
之仍斬

己丑三年春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

參預朝政

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推
房杜焉○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訊

通鑑卷之五

三編卷之十二

唐太宗

十二

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存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事形迹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祗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明目達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雍蔽而下情通矣○帝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徵曰此誠不虛也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夏四月上始御太極殿

帝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

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帝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冬十一月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突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故命靖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遁走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帝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時遠方諸國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

庚寅四年春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可汗猶單于也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突厥既亡。部落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中書令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若留之中國。數年蕃滋。倍多必為心腹之疾。宜縱之使還。故土帝卒用彥博策。處突厥眾於幽靈諸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頡利之地為六州。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酋長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帝即為之罷役。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秋七月。勅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之主也。帝曰。文帝喜察。不任羣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朕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繇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因勅百司。自今詔勅未便者。皆應執奏。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帝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藝文志有黃帝明堂經。明堂偃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鉞灸之書。

大有年。

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今頡利成擒。酋長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帝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百

姓人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五年冬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撤樂減膳

帝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

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康國一日薩末鞞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溫名屈木支

壬辰六年春三月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

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

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公主乎帝入告皇后后嘆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帝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悅○漢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帝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帝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卿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取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

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癸巳七年春正月，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帝謂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遺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秋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易公來。秋來就死，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帝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帝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讐不棄。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胡謂頡利，越謂智戴。

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帝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靖薦魏徵。帝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冬十二月，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德參中牟丞，上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帝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敢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奏：人臣生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帝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四。

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冬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帝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帝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帝或言諸大臣多輕之帝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豈足法乎帝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非禮帝曰卿輩輕我子邪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帝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

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齋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帝乃從珪奏○頓躓困厄之義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能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帝訣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獻陵高祖陵在三原縣昭陵皇后陵在醴泉縣

秋八月禁止書告訐者

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士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欲以桓靈俟我邪黜還家○俟待也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更命改號也六率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正今之總旗長今之小旗

丁酉十一年春二月帝幸洛陽宮。

帝至顯仁宮官吏以關儲時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時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東漢章帝紀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注儲積也時具也言不預有蓄備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撝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憎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帝手詔褒美

冬十一月以武氏為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帝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

戊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初君素為隋河東守堅守其城上皇遣獨孤懷恩攻之不
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
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及江都
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至是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
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
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三月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帝曰貞觀之前從朕經
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
親解佩刀以賜二人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
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帝曰
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
為安故不逮帝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勉從
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
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帝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
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帝賜詔
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
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學文本文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
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
倦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
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恠之玄平曰
人有所短及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
短何以稱其長哉元軌太宗之弟

己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帝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
 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
 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
 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
 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
 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
 條初清淨寡欲今索駿馬訪惟珍物初漸也初不輕營為
 頃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縱役以勞人三
 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
 貴異物今並進玩好五漸也初求士如渴比由心好惡
 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為樂七漸也初遇下有
 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比長傲縱欲九漸
 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携貳比徭役勞敝百姓不帖十漸
 也疏奏帝深獎嘆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兼錄付史官

冬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

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
 使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
 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
 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
 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
 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
 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與麤同大羊也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臨國子監

帝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
 有差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學生能明一經以上
 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
 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
 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
 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
 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辛丑十五年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世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帝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壬寅十六年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帝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知得失徵沒朕失一鏡矣

二月圖功臣於凌烟閣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二十四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

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初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然之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土變告太子謀反勅大理中書門下鞫之反形已具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詔廢承乾君集等伏誅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

以太子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泣謝帝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世勣嘗侍宴帝曰朕求羣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帝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乃止○雉奴太子治小字立晉王欲為皇太子初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帝愈不悅乃踣所撰碑

秋七月踣魏徵碑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帝嘗謂褚遂良曰卿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所以欲觀國史益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帝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六月四日殺建成事春秋魯莊公有疾問立後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欲立般般立慶父弒之魯人立閔公慶父又弒之季友乃立僖公殺慶父而牙配叔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藏為王帝恐勞百姓不用兵遣使冊藏為遼東郡王至是新羅遣

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入朝之路乞兵救援帝遣使齋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李世勣勸伐之帝遂欲自征高麗褚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誠當討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陛下輕行遠舉臣所甚憂不聽蓋公盍反蓋蘇文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百濟東夷國名

甲辰十八年秋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帝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帝嘗謂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必自憐之

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京師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故太子承乾卒

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攻安市六旬不下帝以遼左早寒且糧食將盡勅班師戰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置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安

麗市城高麗縣名

丙午二十年春三月帝還京師冬十二月癸未帝生日罷宴

樂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子路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二月帝如玉華宮。

帝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以帝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帝善其言。充容九嬪之一。

秋七月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惡之以君羨為武衛將軍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帝嘗密問太史李淳風

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至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帝曰疑以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乃止

司徒梁公房玄齡卒。諡文昭

冬十月帝還宮。

己酉二十三年夏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帝謂太子曰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罷遼東兵六月太子治即位。

帝初即位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
治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政有貞觀
之遺風

秋九月以李世勣為左僕射行先帝治命也

通鑑要卷十二

通鑑要卷十三

正編

雲間姚培謙平山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汪萃宗格齋參閱

高宗皇帝

諱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癸丑永徽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

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

初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帝令長孫無忌鞠之更獲遺愛及公主友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

常以為類已，欲立為太子，無忌固爭而止。恪名望素高，為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眾望。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公主並賜自盡。遺愛玄齡子，祿祥，吉凶之先見也。萬徹尚高祖女丹陽公主。令武紹子尚太宗女巴陵公主。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帝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是日帝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帝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赦之。帝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瓦為。

之必不漏，帝悅為之罷獵。

以長孫無忌廢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帝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帝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罪，后無以自明。帝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

乙卯六年秋七月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

義府為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帝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閭表請，帝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

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帝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而罷。明日，又言：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衛尉卿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舍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獠音老，西南夷曰獠，遂良抗州人，故云。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別院，帝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念二嫗骨醉數日而死。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廢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

弘，武后所生，故立之。

己未，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武后以無忌不助己，深怨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勅許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與無忌謀反，帝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帝泣曰：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侔，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悔無及矣。帝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秋七月，敬宗又遣袁公翰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逼令自縊。○薄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

使自引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庚申五年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帝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皇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矣

辛酉龍朔元年秋九月徙潞王賢為沛王

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勃通之孫也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帝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

冬十月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擊之明年

三月敗鐵勒於天山即祁連山

仁泰至天山鐵勒九姓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

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甲子麟德元年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召方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之儀指言后專恣不可承宗廟帝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自是政歸房帷天子拱手而已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

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如泰山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過壽張幸其宅問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帝善之賜以縑帛

丁卯乾封二年夏六月以李安期張文瓘並同三品

帝屢責待臣不進賢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

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陛下
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耶帝深以為然○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四夷既馬萬匹倉庫
漸虛文瓘諫曰階鑿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帝納其言
減廐馬數千匹

己總章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時改尚書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
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
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
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冬十二月李勣卒勣功臣也因請立

勣寢疾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
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
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搆殺然後以聞勣嘗
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為難
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入
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卒謚貞武孫敬業襲爵

定銓注法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
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
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
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
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
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
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
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
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
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
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入者眾矣又禮
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
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
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
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身體貌豐偉言言詞辯正書
楷法適美判文理優長士進也讀讀其言書判便利
也省視也翹關負米二者取士之科也翹關長丈七尺
徑三寸半凡卜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即

負重之說如郭子儀中負米科是也魏文帝曹丕妒弟植才令七步作詩

壬申咸亨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封皇后兄子武承嗣為周國公元爽之子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時帝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

乙亥二年夏四月太子弘中毒卒立雍王賢為太子湯皇太子

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廷旨醜之賢亦武氏所出故立之

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帝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指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帝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擢仁傑為侍御史

己卯調露元年夏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

襲執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
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
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取之可不血刃而
擒也帝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
上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
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
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
進去都支部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
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旬遮
旬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安西四鎮以西域四國為名曰
龜茲曰于闐曰碎葉曰疎勒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十一月以裴行儉為定
襄道大總管擊突厥明年三月平之

庚辰永隆元年秋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
子。

辛巳開耀元年秋閏七月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

游巖隱居泰山帝東封嘗幸其廬徵為洗馬在東宮無
所規益右衛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竝
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導
諸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唯
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酬塞聖
主調護之寄乎謹書起予游巖不能答

壬午永淳元年夏四月聞喜公裴行儉卒。

諡曰憲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
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
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
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
終於盈川令照隣惡
疾赴水死賓王反誅

秋七月作奉天宮。

帝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
御史襄行李善感諫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

言為諱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冬十月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等入寇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我也仁貴免曹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癸弘道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哲即位

帝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皇帝諱哲原名顯高宗第七子即位後武后廢為廬陵王十四年迎還在位五年

甲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春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勸兵宣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室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秋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立武氏七廟

改元光宅旗幟尚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辭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略曰武氏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撤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抔土指墳墓未乾也指高宗葬未久也

冬十月太后殺待中裴炎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謨同平章事

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武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詵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鞠之鳳閣舍人李景謨證炎必反斬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

全不然天下變不可復救矣

李敬業取潤州將軍李孝逸擊破之

敬業起兵太后遣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至是敬業攻潤州孝逸軍數戰不利懼欲引退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與行軍記室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因請決戰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其將王那相斬敬業及駱賓王首來降

乙酉二年春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冬十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表寢不出○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因高祖女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尚太平公主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

丙戌三年春三月太后置銅匱受密奏

太后疑天下人多圖已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魚保家者請鑄銅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李敬業作兵器遂伏誅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徒網羅無辜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屢上疏諫不聽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戊子五年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貞太宗子冲貞子

己丑六年太后永閏九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陳玄同嘆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庚寅七年授元武氏天春正月太后始用周正

改元曰載初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一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

武氏自名嬰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照為嬰天為丙地為壘日為回月為困星為君為底臣為急載為庚初為廩年為乘正為击

除唐宗室屬籍從司刑少卿周興之奏也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今之選人咸稱
覓舉奔競相尚誼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
能制敵止驗彎弓昔司馬相如不堪公卿之任吳起曰
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
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
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秋七月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思止將軍高元禮僕素詭譎無賴告恒州刺史裴貞與
舒王元名謀反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
官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
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素無行見
閻里耆老作色齋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
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救弘
義按之安仁不服即於枷上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道
路以目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
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
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
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
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

日知
果直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潁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
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且為嗣改姓武氏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
后可之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祖考
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立武承嗣三思等皆為王以遊
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
時人謂之
四時仕官

冬十月周改置宗廟

改唐太廟為享德廟
以武氏七廟為太廟

辛卯八年春正月周改置社稷旗幟尚赤二月周流其右丞

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事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

秋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名幸也不願知諸者

冬十月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

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士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元輔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

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誣以反誅來俊臣訊通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乃詐為通款并殺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之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慶之出光政門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傅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壬辰九年周如意元年春一月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盪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文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惜入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

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權四齒杷也言用官之泛如用杷齒推聚之多盃盃言官不得人如模脫盃盃箇箇相似也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狂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崔宜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勅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侯思止鞠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鏡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仁傑既承反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判官王德壽曰天時方熟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為俊臣等所殺其男至是生變太后召見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

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秋八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昭德密言於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瞿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任用酷吏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

癸巳十年春一月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唐中宗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牧州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輦入宮使醫縫之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周延載冬十一月周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侍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工徒誤燒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

各置其方懷義亦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

乙未十二年周天冊萬秋九月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

皇帝冬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攸緒恬淡寡欲棄官隱于嵩山之陽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皆置之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十三年周萬歲通冬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

張易之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神功夏六月周來俊臣伏誅

俊臣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及棄市仇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士民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友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多為元忠訟冤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曰方外絕域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

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二虜突

厥吐蕃也

戊戌十五年周聖歷春三月帝還東都

張易之嘗問自安計狄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時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易之兄弟思自全問吉頊計安出頊曰吾有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祚主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蓋從容請立廬陵王以副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頊教后意乃定己巳召廬陵王於房州承嗣怏怏遂發病死○雙陸博具一說太后夢天鸚鵡兩翼皆折以問仁

唐中宗

傑、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秋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春秋晉祁奚請老，舉其子祁午，以自代。

九月，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

討默啜。

皇嗣果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突厥默啜寇檀等州，命太子討之。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

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而去，仁傑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蕪摸稜。○摸，捫探也；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

冬十月，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

王。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己亥十六年，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太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出其奏，仁傑慙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

容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恕心無適莫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庚子十七年周久視元年夏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太后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朝諛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銜醜慢不取求為供奉無禮無儀濫干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絳百端

秋九月司空梁公狄仁傑卒諡文惠

太后信重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仁傑嘗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辛丑十八年周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而寒雪為災豈得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壬寅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蕪安恒復上疏曰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子母深恩不知鐘鳴漏盡天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返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二十年秋九月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時昌宗易之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之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共譖元忠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昌宗乃命張說為證說偽許之太后召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太后召說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

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說與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甚明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伊尹周公歷古為忠臣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將何效焉竟貶元忠為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為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甲辰二十一年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出為令張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滿座鄙笑張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蓮花似六郎耳

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故以字行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

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柬之與天官侍郎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及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羽林將軍楊元琰李湛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於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

祚等進爵有差。二月。復國號曰唐。○復立韋氏為后。

帝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御。至是。帝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納言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帝皆不聽。○辰作晨。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

以武三思為司空。

張柬之桓彥範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三思。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盡。根終當復生。彥範曰。三思机上肉。爾朝邑尉劉幽求曰。三思尚存。公等無葬地。若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帝即位。使掌制命。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帝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帝誅諸武。不聽。柬之等或撫床嘆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帝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是。知復奈何。○呂產呂祿。漢高后時。皆以外戚居中用事。以喻三思也。噬臍。齧臍腹。喻不可及也。

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帝親三思。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與鄭愔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帝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陽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冬十一月。皇太后武氏崩。

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
奭親屬帝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
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
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矣

丙午二年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敬暉桓彥範張
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

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帝大
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使人所為請
族誅之帝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
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等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
之乃以周利用攝右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
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
然後杖殺得暉高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
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掬地爪甲殆盡仍捶
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曰我不知何等名
善人惟與我者殆是矣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

東為三思羽翼利用冉祖雍宋之遜李
俊姚紹之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冬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
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
從一不能奪○從一舊名懷貞碾女箭
反磑五對反皆磨屬所以礪穀出米者

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討武三思武崇訓兵
潰而死

皇后以重俊非其所生惡之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
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駙馬崇訓又教安樂公
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
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
上官婕妤帝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
樓以避之帝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
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
斬多祚等餘眾皆潰太子亦為左右所殺帝以其首獻

大廟及祭武三思崇訓之極然
後稟之朝堂從宗楚客之請也
申二年秋七月始用斜封墨勅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
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不用硃印
曰墨不用
正封曰斜

己酉三年春三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崔湜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楚客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
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俸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
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帝竟不窮問命琬
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解天子湜通
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
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戌四年睿宗景夏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
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弑帝立温王重茂。中宗之子

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于政宗楚客圖危社
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快
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
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
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重茂為太子皇后
臨朝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楚客勸后遵武
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
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並其黨皆伏誅。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會兵部
侍郎崔日用以宗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前
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
逮夜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
主上官昭容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
韋親黨及楚客等斬之封隆基為平王

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為温王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帝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劉幽求曰：「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帝從之。

以姚元之、宋璟同三品。

璟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睿宗皇帝諱且，高宗第八子，在位二年。

辛亥景雲二年春正月，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

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英武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帝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

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帝瞿然曰：「朕知之矣。」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宋璟泣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柰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帝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帝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悅，於是出二王為二州刺史，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元之、璟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夏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按察使之名始此。

冬十二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承禎天台道士。帝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帝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此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玄宗先秋八月。帝傳位於太子。皇太子隆基

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通鑑要卷十三

通鑑要卷十四 正編

張景星二銘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馮浩養吾參閱

玄宗明皇帝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四年。

癸丑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

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懷貞。羲。至忠。湜。及僧慧範等。謀廢立。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帝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

動上皇矣帝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執至忠義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尺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洵與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洵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洵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幼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帝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

以宦者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至是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甚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以張說為中書令冬十月以姚元之同三品

元之為相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帝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觀殿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元之不省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初帝欲相崇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殿中監姜皎彈之帝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崇既相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心腹之疾帝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

甲寅二年春正月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帝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倡優女樂也

夏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帝素友愛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帷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帝親為煎藥回飈吹火誤燕帝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幽州守禮領魏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帝以風俗侈靡制金銀器玩金消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織錦坊後有胡人土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者何

以異於所焚者乎帝遽引咎慰喻而罷之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以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秋九月置侍讀官

侍讀之名始此

帝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每至問門令乘肩輿以進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丙辰四年春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帝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夏六月太上皇崩冬閏十二月姚崇罷以宋璟為黃門監

崇請避位薦璟自代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無私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至是默啜擊拔曳固為拔曳固所斬時郝靈筌使突厥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死○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璟善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滄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

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丁巳五年秋九月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諫官史官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隨從天子之儀衛曰仗東北荒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王嘗作多冠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

辛酉九年春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文融為監察御史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容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夏六月。罷中都。先是改蒲州為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九月。梁公姚崇卒。諡文獻。

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

冬十二月。安州別駕劉子女卒。

子女名知幾。以字行。領國史三十年。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少。初著作郎吳兢與子女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賴宋璟等激勸苦切。故轉禍為忠。後說讀之。謂兢曰。劉五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對曰。兢實書之。說屢以情漸改。辭曰。狗公之情。何如不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知幾行第五。唐人多以第行相呼。

戊戌十年。秋八月。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癸亥十一年。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冬十一月。始置長從宿衛。

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無得雜役使。

甲子十二年。秋七月。以內侍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宦者稱大將軍。

始此
丑乙十三年春二月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曠若廓反滿張弩也曠騎一曰射騎後改曰羽林飛騎每衛萬人分為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冬十一月封泰山○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毛仲為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帝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故特加爵

車駕還至宋州今歸德府

帝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邱餽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

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此亦屬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丁卯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帝怒張說言於帝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帝曰俟與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奭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帝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盜殺王君奭

己巳十七年夏五月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秋八月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比見朝士廣召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及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尋坐事貶死，然其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庚午十八年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毛仲，帝奴也。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向西向拜謝，飲不盡，庖遽稱腹痛而歸。毛仲驕恣日甚，時帝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揚思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怒，貶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傾外。

癸酉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

裴光庭卒，休代相。休為人峭直，帝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冬十月，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

檢察非法。○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二十石、侵漁聚斂、三二十石、不恤刑獄、四二十石、蔽賢寵頑、五二十石、子弟怙勢請託、六二十石、阿附豪強。

甲戌二十二年夏五月。以李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帝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

帝芟麥於苑中。

帝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秋七月。以裴耀卿為江淮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舍嘉倉、儲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

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

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因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帝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帝曰、假以名而不使其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牙官、戎狄大臣之稱、奚厥、奚契丹與突厥也。

丙子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擊奚契丹。

敗績

守珪使祿山擊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帝惜其才勅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姓康氏初名阿鞞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閭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帝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夷甫晉王衍字石勒上黨匈奴人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取之勒已去矣後果叛阿鞞山一作軋鞞山突厥所謂鬪戰神也一日其母禱於軋鞞山遂字之宰音速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久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

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帝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惟有德望者乃為之帝曰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河有於尚書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

客同三品

初帝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帝不從林甫引蕭昊為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昊刺岐州時帝在位歲久漸肆奢慾九齡遇事力爭至是以耀卿九齡阿黨並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仙客

同三品、領節度如故、帝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林甫欲蔽主擅權、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自是諫諍路絕、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羅希奭為侍御史、二人深刻鍛鍊、時謂之羅鉗吉網、○仗馬南衙立仗之馬、

丁丑 二十五年夏四月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原瑛

謙名嗣

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洵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帝、帝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三子不聞有大過、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

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故九齡訖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洵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帝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廢瑛瑤琚為庶人、尋賜死、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 諡文貞

戊寅 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忠王瑛為皇太子改名亨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帝立壽王瑁、帝以忠王瑛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自念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帝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郎君未定邪、帝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帝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尋更名紹、又更名亨、

秋九月册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良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
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
析曰浪穹曰漾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
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
大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
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以前威協服羣
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
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縣追贈弟子皆為公侯
伯

庚辰二十八年春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帝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
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卒諡文憲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
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米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承前猶從前
然始猶然後也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
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
匹開元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
兵浸多每歲用衣十二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
費民始
困苦矣

二月改官名

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
為僕射東都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
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

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帝，擢其子爽為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帝，帝召入面試之，爽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甲申三年春正月改年曰載。

乙酉四載秋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命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性警穎，善承迎帝意，不基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銘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有動搖之志，而堅又太子妃兄也，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

入獻捷，見林甫專權，乘間勸帝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帝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未幾，堅與惟明皆賜死。

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

揚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如悍不遜，送歸兄，銛之第，帝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帝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帝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王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帝遽召還，寵待益深。○室以門楣宏敞為壯觀。

言揚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

丁亥六載春正月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真內實狡黠帝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赤心耳帝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帝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帝以為信然帝嘗宴勤政樓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鈞姊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帝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帝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帝悅○障坐障也畫金雞為飾

冬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治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七載夏六月以貴妃從兄釗判度支事冬十一月以貴

妃諸姊為國夫人釗後賜名國忠

釗不學無行善擄蒲諸楊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善窺帝意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恩幸日隆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帝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三姊與鈞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第舍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為魏國尤為豪蕩

庚寅九載夏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時祿山入朝帝命有司為祿山治第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戒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襖祿山裹之使宮人以絲輿舁之帝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自往觀之賜貴妃洗兒金銀錢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疑也

二月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祿山既領三鎮日益驕恣見帝春秋高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珣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承慶為爪牙

壬辰十一載冬十一月李林甫死。

帝晚年自恃承平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恣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帝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帝不之寤也明年二月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誣告林甫與阿布思謀反削爵剖其棺

以楊國忠為右相。

國忠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懼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永山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田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見帝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帝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帝

通鑑筆要

正編卷十四

唐玄宗

十四

不聽。三月，祿山辭歸范陽。帝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國忠奏留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夏六月，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時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同平章事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極言祿山反已有迹。帝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帝謂國忠等曰：「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

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欲俟帝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帝。祿山反，帝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得色。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十二月，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安祿山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必懼。郡縣官多望風降走，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

果卿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
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
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
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丙申十五載肅宗至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思明等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長史袁履謙等送祿山杲卿罵曰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尚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以郭子儀薦

二月真源令張巡起兵雍邱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皇帝廟起兵討賊

至雍邱身先士卒直衝賊陣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

郡五月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六月哥舒翰與

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時翰軍於潼關或謂楊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帝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帝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戰敗乾祐執翰送洛陽祿山以翰為司空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告急帝始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帝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至咸陽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慰諭而遣之夜將半至金城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并殺韓國秦國夫人帝聞誼譚杖屨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真驛庭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魏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宜慰之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廣平王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入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太子子

帝至扶風

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匹至帝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賊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今聽卿等各還家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帝良久曰

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安祿山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與張均張珙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均為相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秋七月太子亨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

平章事

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太子至靈武朔方留後杜鴻漸河西司馬裴冕等請導馬嵬之命不許鴻漸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狗象心為社稷計朕五土太子乃許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御

史李勉奏彈之帝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泌至靈武

泌京兆人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隱居潁陽帝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泌為宰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

上皇至成都○賊將令狐潮圍雍邱張巡討破之

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帝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七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真卿即歛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太子亦以蠟丸頌詔於江淮，由是諸道始知太子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又教舞馬百匹，啣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帝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

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傲為元帥帝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救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房瑄奉土寶冊帝不肯受羣臣固請帝不許真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帝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瑄名虛心待之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諸將拱手避之帝欲以張良娣正位中宮李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娣由是惡泌

冬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帝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帝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等數人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馬翊入河東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等以逸代勞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子儀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帝悅

通鑑要卷十四

通鑑要略卷十五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蔣元泰同菴參閱

肅宗皇帝 諱亨，玄宗第三子，在位七年。

丁酉 至德二載春正月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懼與嚴莊謀遣闖豎李豬兒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賜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慶緒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帝謂李泌曰、今欲立廣平王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帝慰賞之、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帝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倓、倓謀害廣平王、倓帝怒、賜倓死、俶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倓、廣平王弟、良娣、女官、

二月。帝至鳳翔。

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帝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安慶緒尋使史思明守范陽、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清溝、敗績。

賊將安守忠遊兵至太和關、鳳翔大駭、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五月、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房瑄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時國家多難、而瑄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御史劾之、罷瑄為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帝嘗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鎰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帝然之、

秋七月。賊將尹子奇復寇睢陽。城陷。張巡許遠死之。

先是、子奇寇睢陽、為巡遠所敗、至是復攻、城中食盡、士多餓死、巡出愛妾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

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時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賊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遠以睢陽江淮保障也，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十月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擄賊城陷，與霽雲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遠亦不屈死。張鎬聞圍急，倍道亟進，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嗣業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大潰。其將安守忠等夜遁，大軍入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俶整眾入城，百姓老幼懽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中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帝驚問故，泌曰：「今更請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必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

為閑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必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杳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辨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下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必曰臣非咎也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

慎無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必言及之必復固請歸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帝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冬十月廣平王倣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官軍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安慶緒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等而去倣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倣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色乃聽之
帝至西京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即日幸興慶宮。帝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徙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以良娣張氏為淑妃。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以其所部來降。

安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裨將烏承玘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思明囚承慶等。遣其將賈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所部來降。帝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

戊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卿。

大赦。改元。復以載為年。○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立淑妃張氏為皇后。夏五月。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揚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真卿泣訴於帝。帝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

六月。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勸帝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帝從之。會謀泄。思明遂殺承恩。而叛。

秋七月。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

為觀軍容使

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為觀軍容使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二月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帝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子推希逸為軍使朝庭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

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安慶緒遣使求救於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引兵趣鄴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道兵潰歸諸將各上表請罪帝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思明知官軍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命左右牽出殺之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後改應天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

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帝帝召子儀還京師以光弼代之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庚子 上元元年秋七月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

輔國言於帝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內帝泣不聽會帝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如西內刑部尚書顏真卿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力士流巫州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憚因不如掌辟穀浸以成疾帝初猶往問安既而帝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後帝稍悔寤欲誅輔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辛丑 二年春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至是使朝義襲陝數敗欲斬之朝義憂懼與其部將駱悅蔡景文等謀殺思明襲偽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殺朝清並不附已者數十人

秋九月制以建子月為歲首以禳祈也

建子月帝朝上皇於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泣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壬寅 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既而絳州諸軍之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禪將白孝德為帥乃以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雲京聞之亦案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建巳月上皇天帝崩年七十八帝寢疾聞之轉劇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帝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輔國勒兵遷后於別殿明日帝崩輔國等殺后並係○內射生使以宦官領射生手也

太子豫即位。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天子以天下為家故近侍稱大家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六月進輔國爵博陸王。

程元振謀奪輔國權密請帝稍加裁制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秋八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九月以宦者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回紇舉兵入援。

帝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眾至矣京師大駭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帝令懷恩往見之懷恩言唐家思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

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适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諸軍發陝州數道並進至洛陽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東走懷

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嵩以相衛汝邢四州降於李抱
玉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辛雲京朝義奔莫州

盜殺李輔國

帝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
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
為刻木首塋之仍贈太傅

代宗皇帝

諱豫原名倣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

癸卯廣德元年春正月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

朝義傳首京師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

使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
寵衰故奏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

回紇歸國

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
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

夏六月敕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
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
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
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
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
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
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官一
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
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
與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舉人因試帖
遂括取粹會為一書相傳
習誦之以應試謂之帖括

秋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
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

不。搞。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帝。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土。書。自。訟。帝。遣。使。諭。旨。諷。令。入。朝。懷。恩。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子儀為副。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過之，吐蕃渡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蕭然一空。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眾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太

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首以謝天下。帝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承宏、高宗曾孫，邠王守禮子。子儀時為中書令，故稱令公。

十二月，帝還長安。○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帝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甲辰二年春正月，立雍王适為皇太子。二月，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帝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悉歸之，咸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瑒圍榆次，其將焦暉、白王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心既變，禍必及。

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瑒傳首詣闕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嘆

秋七月臨淮王李光弼卒蓋武

光弼治軍嚴重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乙巳永泰元年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帝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帝謝之拜左司郎中

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

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黨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刺趣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請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要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死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召子儀使屯涇陽帝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吐蕃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其大帥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不薄奈何負約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吐蕃聞之夜遁

丙午大歷元年春二月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秋八月以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夫人生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奏真卿誹謗貶之

初帝以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國子監成釋奠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甲辰以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易鼎卦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三公當慎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則折足而覆亂美實

丁未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帝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主恚奔車奏之帝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待罪帝曰鄙諺有之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後盜發子儀父冢以為魚朝恩使之子儀見帝帝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

秋七月魚朝恩作章敬寺

朝恩以賜莊為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不報始帝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帝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

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帝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胡僧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載等每侍帝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三年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

泌至，復賜金紫，為作書院於蓬萊殿側。帝時過之，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為相。泌固辭。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為期。元載測知帝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帝令載謀殺之。

冬十月，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帝悉知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帝稍惡之，載以泌有寵於帝，忌之，言泌與朝恩親善，帝

曰：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請入朝，

詔赦其罪，承嗣竟不朝，復討之，承嗣上表請罪，釋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專橫，縉附之，爭納賄賂。帝賜載自盡，載請主者願得快事，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襪塞其口而殺之，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未幾，綰以疾卒。帝痛悼之，甚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

之速也。○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袞欲辭之。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袞言於帝曰。陛下久欲用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夏五月。帝崩。太子適即位。

遺詔以郭子儀攝冢案。

閏月。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時帝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帝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帝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眾。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命縱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晏與韓滉分掌天下財賦。帝素聞滉培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晏代

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

六月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己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崔祐甫請悉賜淄青將士使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帝從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爲楊氏馬旣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帝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成園○官司掌宮禁園林者也

八月以楊炎同平章事

帝方勵精圖治不次用人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故自道州司馬用之

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德也才也勞也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上固未盡矣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軍司長官宜令宰相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並進而官無不治矣

冬十二月立宣王誦爲皇太子○詔財賦皆歸左藏

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國之大本今獨使中人掌之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帝從之

德宗皇帝

諱適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庚申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夏六月築奉天城

奉天今乾州屬西安府

術上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從之

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布楊炎旨奏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晏嘗謂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

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綠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於揚子置場造船給千緡或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若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羨及咸通中又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死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不許悅乃與正己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

以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帝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

祀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祀得志，吾族無類矣。祀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夏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洛。

悅與李正己李惟岳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洛。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八月崇義敗死，傳首京師。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

諡忠武。

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年八十五而終。○唐制歲終一考功，額點頭以應也。

秋七月，以張鎰同平章事。○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

戰於臨洛，大破之。○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

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明年正月，燧等大破悅等於洹水，博洛州降。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時詔朱滔討李惟岳，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帝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盧杞譖炎罷相，至是又譖炎有異志，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鎰殺之。

壬戌三年春正月，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

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惟岳遣兵守東鹿，滔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發成德兵萬人圍東鹿，滔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燒營而遁。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謂惟岳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閏月，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士真應之於內，遂執惟岳，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以德棣隸幽州，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已與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木

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間道至深州，說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魏州。又遣判官王邕詣恒州，說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憤懣？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隣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邕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敗績。

帝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詣魏州討悅。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滔，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

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
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雄復
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舉兵
而南，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遂與滔救
魏州。五月，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
東討，悅且拒滔等戰於愜山，敗績。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廣陳、京建
議請括富商錢，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奏曰：
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
顛碎矣。願追還六軍，罷諸雜稅，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
矣。帝不能用。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其兄涇原節度使泚，欲與
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帝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示
之。泚惶恐，頓首請罪。帝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
罪也。因畱之長安。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

盧杞忌鎰忠直，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
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帝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
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帝乃顧鎰曰：無
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因再拜受命。帝初即位，崔祐甫
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帝
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
失望。○高班，班秩已高也。貌不揚，曰寢。

冬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

稱趙王，納稱齊王。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率所部徙鎮許
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時
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
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希烈軍勢甚
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
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真卿宣慰之

初盧杞惡真卿欲出之及李希烈陷汝州帝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帝遣真卿宣慰希烈真卿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太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李希烈寇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入援冀得厚賜及犒師惟糲食菜餒眾怒蹴而覆之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乃擐甲張旗鼓還趨京城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令言與亂兵謀奉迎朱泚入宮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乃往見泚說之曰犒師不豐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帝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為然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秀實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

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以三品禮葬之帝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朱泚僭號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國號漢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朱泚復攻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斬其首而去帝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歸其尸其母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日月本奚人故罵曰奚奴

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渾瑊討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晟聞帝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詔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

街纔有糲米二斛每同賊間夜緝人於城外米蕪菁根而進之泚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真聞數里賊徒大敗泚遁歸長安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帝使乘勝取長安詔懷光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帝每自尅責陸贄諫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諫改過帝王之大烈也又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以九弊不無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街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罪下之弊也帝頗采用其言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眾論誼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皆貶為司馬。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帝以赦文示陸贄，贄言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惟陛下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下詔罪已，四方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詔皆復其官爵，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李希烈僭號。

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後真卿卒為希烈所殺。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請悉出以賜有功，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二月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懷光既賜朝廷，遂盧杞等不自安，遂有異志，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帝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帝猶疑讒人間之，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大尉為股肱，大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大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漢高帝六年人有告韓信反者帝偽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今漢中府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悅用兵數敗其下皆厭苦之帝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為陳順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緒與左右謀殺悅朱滔遣人說之許以本道節度使其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帝以緒為魏博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決反逼衆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

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屬真定府

朱滔攻貝州魏州久不下參謀賈林為抱真說武俊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滔軍於貝州滔遁歸幽州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帝曰天生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進晟爵西平王

秋七月車駕還長安

乙丑貞元元年夏六月朱滔死

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至是病死將士奉劉怱知軍事詔以怱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明年九月怱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秋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帝以其子璠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璠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帝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懷光死璠亦自殺

丙寅二年夏四月淮西將陳僊竒殺李希烈以降以僊竒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仙竒使醫毒殺之舉眾來降甲申以仙竒為淮西節度使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竒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已酉以少誠為留後

秋八月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九月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沂城敗之

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沂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劫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擒我經宿乃退○結贊吐蕃名相吐蕃族不言姓官族

尚曰

冬十一月。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十二月。李晟入朝。

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帝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帝。自陳足疾。懇辭方鎮。帝不許。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宴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卯丁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昏。豈未忘也。

夏閏五月。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

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如晟太尉罷鎮。以渾瑊為會盟使。將二萬人赴盟所。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爾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馳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然。柳渾瑊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曰。誠如渾瑊言。帝變色曰。渾瑊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皆頓首謝。是夕虜劫盟表至。帝大驚。謂渾瑊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由是惡燧。延賞慙懼。謝病。初吐蕃尚結贊惡晟。燧城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和。欲執瑊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

六月。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入見。帝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

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帝以為然，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秋八月。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蕭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主素不謹，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蕭宗性急，故

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不幸今日復觀茲事，且陛下既知蕭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並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太子危矣。」間一日，帝獨自審思，勿露此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固乞骸骨，帝慰喻不許。○建寧王，肅宗子，名倓，李輔國譖之，賜死。舒王名誼，德宗姪。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叅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帝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

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祀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既而泌薦晉叅帝遂相之叅為入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晉為入重慎所言於帝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帝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說誕故為世所輕

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實參惡之也

壬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叅為郴州別

駕

叅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帝頗聞之申恐陸贄進

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諂書以傾贄帝察知之貶叅賜通玄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秋七月。天下四十餘州大水。八月。

遣使宣慰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帝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癸酉九年。秋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諡忠武

甲戌十年。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帝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及裴延齡恣為詭譎贄日陳其不可用帝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帝遂罷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裴延齡譖贄怨望貶之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城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及贄等坐貶中外無敢救者城上疏論延齡奸邪贄等無罪帝大怒太子為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王馬燧卒。諡莊武

丙子十二年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城公主有庶子三人李安最幼緒暴卒左右推李安為留後

六月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帝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

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每物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撒業閉門。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

戊寅十四年秋九月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大學士薛約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帝以黨罪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己卯十五年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諡忠武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不過者寢其奏不也下

辛十七年夏六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子士真代之

甲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伍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伍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踪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乙酉二十一年是年八月春正月帝崩太子誦即位

帝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德宗大漸任先入稱詔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任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通鑑肇要卷十五

